

金門軍管解除後——邁向觀光發展

社會實踐報告

410174233 李俊穎

410174238 葉瑾瑜

一、 前言：實踐動機

二、 實踐內容：

1. 金門的城鎮：

- 景觀特色：以山外為例
- 衰退：軍管解除，以軍人消費為主的經濟體系面臨危機
- 大資本躍躍欲試：轉機與危機

① 浯江聯外道路

② B O T開發案

2. 走入鄉村聚落：

- 山后
- 瓊林
- 珠山
- 水頭

三、 開發與聚落的結合：世界遺產

一、前言：實踐動機

今年三月，我們看到金門縣政府計畫興建水頭商港聯外道路的消息。到了三月底，當地居民透過臉書連署成立「浯江守護聯盟」欲阻擋此次開發案。到了四月七日，縣政府舉行座談會，與會人員包含縣府相關局處、生態保育人士及雙方推薦的學者。縣府秘書長盧志輝表示，聽取各方意見後，將再廣徵各界意見，兼顧建設發展與生態保育，作檢討調整，後續有初步檢討結果，會向鄉親及與會關心人士作進一步說明。然而守護聯盟的說法是該次座談會後暫無定論，並於 12 日向議會提出「建請縣府停止水頭商港聯外道路」請願案，卻遭到議會擱置。

進一步瞭解後，我們發現聯外道路的開發案是因應小三通客運成長，提供便捷道路連結至金門城鎮，以達觀光發展及兼顧景觀生態。然而根據縣政府港務處的統計，2012 年的旅客人數開始下滑，今年 1 到 3 月的人數與去年相比，亦下降 4%。就數據顯示，似乎沒有開發的必要性。同時，該開發案亦影響到當地生態體系，將造成不可逆的破壞。

再來，我們在守護聯盟的網頁中看到，今年金門有許多 BOT 案簽約、招商，這些開發案似乎與聯外道路有所關聯，皆是以帶動金門經濟為主要目的。從金門縣長李沃士的施政藍圖中亦可明白，他已「工程師治縣」為主軸，欲將金門打造成國際觀光休閒島嶼。

可是，我們在他的博士論文〈「小三通」後金門永續發展的策略規劃〉中得知，雖然實施小三通前，金門居民多數認為該政策能為當地帶來正面發展，可是民眾對於實施小三通後的生活品質有 44.1% 的人表示不滿意高出滿意者 27.8%，且教育程度高者，不滿意的比較較高。而且 04 年的時候台商給予此這政策及格分數，但是金門人評分為不及格。這表示居民認為小三通實際無法為當地帶來正面效益。筆者在結論中仍以小三通為契機，認為應該要將金門發展成渡假島。

如今多項開發案伴隨在三通全面開放後，我們以聯外道路為例，政府似乎忽視了 04 年通過「金門宣言」提出的八點建議。其中第三點：對小島上豐富的歷史、文化，及生態遺址的保育與經營管理，應列為優先支持對象，以保存小島的多樣性。第四點：觀光活動為小島重要經濟繁榮的機會，但必須審慎規劃，並納入島嶼住民參與，以保護自然及文化環境。

此外，我們抵達金門之後有了意料之外的收穫，當地保存了相當多的閩南聚落。並且，根據金門縣文化局以及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資料，得

知金門目前在推動將歷史聚落、軍事遺跡、自然環境申請登錄世界文化遺產。於是，我們開始好奇在李縣長的觀光立縣方針之下，金門的未來是一座渡假島？還是富含世界文化遺產的島嶼？金門的居民作何感想？金門人幸福嗎？

二、 實踐內容：

1. 金門的城鎮：

● 景觀特色：以山外為例

新式透天厝混雜著

古厝的景象映入眼簾，視覺上的雜亂不相容與感受上和諧與井然有序，產生的衝突感，凸顯了自己與這個島嶼的陌生。



一下飛機，便從尚義機場往這幾天要住的地方——山外去了，而此地在今門算是較有開發的地方，也是我們第一個接觸的地方。山外位在今門鎮且靠近太湖，而景觀上主要是一排排不超過三層樓的透天厝，街區內房屋，大多以一樓為店面、二三樓為住家的形式存在。從住所通往主要道路上，都會經過一個市場，早上及接近傍晚是最熱鬧的時光，街坊鄰居互道早安混雜著早餐店與早市攤販的叫賣聲，以及爺爺奶奶不時與老厝邊打招呼的情況，拉近了自己與此地的聯結。儘管這一片景象與小時候記憶中的有著頗大的不同，這短短幾年中的改變相當明顯，這人情味，至今還沒消失。

近年金門主打以觀光立縣，山外鎮上公車站的服務台，聚集不少家庭旅遊的人群，排隊等待租借腳踏車。走近一看，還有四五條已經規劃好的公車觀光路線，清楚地在牆上展示並且也有旅遊導覽書。關於這個政策，親戚們著實大力推薦。

姑姑詳細的跟我們說：公車觀光這個東西就是它規劃的景點預先幫你估說這個景點需要多少時間。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公車就在那裡等，所以也不會怕公車很難等。而且他還會有導遊隨車，幫你介紹景點的特色，真的很不錯。

另外，我們在訪問金門大學陳書毅老師與李秀秀老師時，也有提到：

問：他們有規劃什麼觀光公車，那什麼時候開始的？

李：我們在做軍事碉堡調查時，就有了。至少三年。我覺得還不錯，他們都是全新的車，又有導遊。剛開始沒什麼人坐，上去就只有兩、三個人。導遊是金門縣政府培訓出來的，不是公務員，但具有導遊證。

陳：我也會去幫他們上課。

李：現在還有英語的，剛開始我們在弄民宿時，有外國人來要找，根本不是要找導遊，而是會說英語、會說日語的去幫忙做導覽。觀光公車幾條路線我覺得挑的還不錯，有朋友來，不想規劃就會跟他們說五條路線你自己挑。反正也不貴，套票才 200 多，四條線，兩天，就可以坐四趟。半天一趟，站站停。譬如說，水頭站給你一個小時，大概有算的話，可以玩多久，停多久。車上有導遊，專門的點還有導遊，通通都不用門票。來金門玩真的很省，住、吃、交通…

但，環顧四周，卻還沒有飯店群聚的現象。在山外，主要的觀光勝地是太湖、榕園還有八二三炮戰紀念館等等，其實觀光資源算是豐富，可是飯店、餐廳等等的一一卻是不足的。在開放大陸觀光後，這類的大型觀光後勤需求逐漸上升，引進大型資本投入逐漸急迫，而這類工程與計劃，縣府也開始有了動作。昇恆昌大飯店就是一個例子，雖然工程還沒完成，但這樣的規模，坐落在太湖旁的確只能用龐然大物形容。

- 衰退：軍管解除，以軍人消費為主的經濟體系面臨危機

在阿嬤阿公的記憶裡，金門過去的繁榮景象與軍事管制是息息相關的。而在許多文獻裡的確也提到：在 1949 年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大批的軍人湧入並解實施戰地政務，軍人長期待在金門，食、衣、育、樂都仰賴著當地居民的生產，因此為金門帶來穩定的商機。山外也是在 1959 年開始發展成新興商業城市。（余光弘等，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1994）除了一般可想而知的雜貨店、小吃店，還有許多像是冰果店、撞球間等等的娛樂場所，甚至不少婦女會兼職洗、改軍服，做起最低成本的生意(不用繳稅)不只打發了空閒時間，也因此在家務勞動以外進一步利用了剩餘的勞動力。當時金門的經濟，因著軍人的大量進駐發展出了本身的特殊性，甚至因為買賣關係產生，增加了軍民雙方的互動機會。

然而這一趟，兒時記憶中，山外街上人來人往總有迷彩身影的景象已經不再。1992 年解除戰地政務後，駐軍人數逐漸下降，以軍人為主要

消費對象的經濟形態日漸崩解。這樣全憑在地消費者的經濟型態，可以說是被動的依靠著消費者的需求而生存。這一時代的商業繁榮，是時代的洪流潮起潮落，至今衰退的速度，逼著金門不得不往前，尋找下一步的可能性。而或許正如官方的意見，引進觀光人潮可能會是一條出路，然而這彼此之間的差異，是金門在地居民必須要了解並且面對的：怎麼樣的觀光型態，才能真正帶來長久不斷經濟來源？

- 大資本躍躍欲試：轉機與危機

當觀光成為日後經濟來源的考量，我們該如何因應？我們會想走訪金門，正是因為得知了今年三月底，金門因為聯外道路的開發案，引起了地方居民組成守護聯盟起身反對。我們從聯盟的部落格中進一步得知金門有許多開發案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於是，我們決定前往金門一探究竟，欲透過道路開發與許多 BOT 案瞭解金門的未來將會朝著什麼樣的方向進行？

① 浯江聯外道路

我們拜訪了聯盟負責人——洪篤欽先生以及聯盟幹部，在與他們的談話中，我們獲得了抗爭之初的資訊：

聯盟幹部 & 洪：那時候縣政府在蓋的時候沒有事先通知，連住附近的居民都不知道這件事。那一般就算小工程也要立告示牌，但他們蓋一個四億多的工程，沒有蓋告示牌，就開始做了十幾天，蓋一條不到兩公里的路。中間還有很多細節，從三月初開始蓋，蓋到 10 幾號接近 20 號的時候，有些民眾路過的時候發覺，才發現一整條海岸都被土方埋住了。後來洪大哥就去找議員反映，議員就過去看。那時候想說應該還好，不是很大的工程，看了才發現已經埋土方，居然連議員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就馬上工務處長，叫他們先暫停，隔兩天召開說明會。那時候就完全沒有聯盟，是有看到這個議題的人過去，我也有去。主要是洪大哥，還有幾位退休老師他們在商量。

浯江溪具備了完整的生態系，有大量的紅樹林，具有淨水、防波、固炭等功用，還有鬻、中華白海豚、上百種鳥類…等等。此外，河口還有一個軍事碉堡。不論是生態、人文，對於當地的居民而言，浯江溪可說是他們的母親河——一個具有集體記憶的地方。如今要被畫一條路，還技巧性地拆成三段工程，並且就區域劃分的問題避開環評。於是，洪

先生等人就在臉書創立社團，連署要求縣政府停工。短短十天有 4000 多人參與連署，其後又到現場會勘。

聯盟幹部 & 洪：二十一號我們透過民意代表要求在現地進行會勘，在會勘的現場有公務處的課長，他的態度很強硬，這個地方不是動保區，也不是任何重要溼地，沒有任何理由需要環評。可是那裡就生態來講，就軍事遺跡來講，那邊從建功嶼到浯江溪一帶，整個西半島居民很重要的集體記憶投射的地方。所以當我們在西半島長大的人看到連外道路的施工便道，看起來是蠻怵目驚心的，像是開腸剖肚的做法。也激起很多人急於要保護這個地方的興起。

三月二十四號，李沃土縣長從外地回來，又招開了現場會勘。縣長爆粗口，指責退休生物老師，使得這個事件得以登上主流媒體。之後聯盟在二十五號、三十號，分別辦了 SOS、搶救母親河的活動，透過一次一次地動員讓金門居民逐漸意識到這件事是不對的。會勘後，官方決定在四月初舉辦座談會，然而，當天沒有達成任何決議，只是將雙方意見再做討論。至七月底我們前往金門之際猶未有任何決議，卻似乎有些內部消息。

聯盟幹部 & 洪：前陣子在縣議會的會議有提出一個提案要求縣政府復工，限期復工。甚至有議員放話，如果暫停下來，中間要付多的錢，如違約金，如果現在不復工，議員就要去告縣政府。這個恐怕是給縣政府出一個比較大的難題，這個像水頭連外道路，這個工程也是工程會列管的公物工程，必須隨時向中央上報進度，據說中央工程會是傾向儘快解決，要求是七月底，也就是這兩天，做好解約的動作。其實他們也在網路上、不同管道瞭解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會有，如果這個東西在繼續執行下去，會有一些問題。這兩天議會的人又在蠢蠢欲動，那個問題恐怕是李沃土縣長要去疏通的，目前的整個情況是這樣。

針對聯外道路，李秀秀老師亦提供了相關的看法：

道路規劃是包含在治縣計劃之內，針對這條道路有提出三個方案，會選擇海濱好像是因為徵收土地較為方便。然而，一條三十米寬的海濱道路，缺乏景觀手法，使得生態受到破壞。再者，金門有需要鋪設如此規格的道路嗎？若是為了紓緩車潮，應該可以先運用現有的道路。

李：今天如果真的是這樣，也不需要把道路全部綁在一起，因為有現有的一些道路。手法上可能道路叉開，譬如單向就走海邊那條道路，需要的話就稍稍擴寬一點，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另外一條進入聚落裡面，看怎麼弄嘛。

此外，聯外道路依山傍水，但設計圖在道路兩側皆規劃了自行車、人行道，靠山一側的設計，有其必要性嗎？

李：所以整個其實，你就會覺得那個設計這麼奇怪，這麼大應該不算是個小案子，上億的案子怎麼會就這樣，這麼粗暴的做，更何況它是經過生態影響區。很多事情並不是不能做，而是做法怎麼會這麼差？

老師進一步提及，設計圖的缺失，可能是因為離島的關係，來的設計公司可能沒有那麼好。此外，公務人員可能也不太接觸，雖然政策打著生態景觀、觀光立縣的口號，可是在執行面仍顯得生硬，不能完善體現出政策的用意。

最後，回到與聯盟的談話。我們了解到組織的運作並無明顯專業的分工。核心的幹部們皆會各自做功課，研究議題，關心金門的發展。針對聯外道路一案，他們發現縣政府表示興建原因是要因應小三通人潮成長，可是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卻顯示成長未如預期。再加上開放三通，台商、陸客將有更多方便的選擇，可以直飛、直航。日後金門的人潮是否會如縣政府預期的高幅度增長，是我們必須再一次審慎評估的。

② BOT開發案

在討論中，聯盟幹部還提及，很多開發案都是有關聯的。聯外道路就是要連接水頭商港與莒光湖的案子。同時，BOT還可能牽扯到賭場的問題。

聯盟幹部：BOT有牽扯很多，跟賭場有關係，因為現在離島…如果蓋成國際度假村的規模，如果通過離島博弈條例，是可以直接合法升級成賭場。

針對建設的規模，李秀秀老師也表示，發展方向可能有些問題。她認識的朋友要來蓋飯店，後來聊一聊，他問：「難道沒有博弈的事情嗎？」

李：我們金門沒有通過博弈，他就很詭異的笑說業主好像有要求他們做這些東西，他在設計規模的時候，感覺不是為了商業旅館在做，不必做到那種規格，現在的金湖飯店跟商城其實也不是為了商業飯店，申請都是商業飯店，可是完全不是，整個就是五星級的規格在運用。

關於開發案，我們從台開風獅爺購物中心與金湖昇恆昌旅館的建設中，發現了一些問題。

台開風獅爺購物中心於七月有試營運，根據聯盟幹部在現場的感受：「那時候我有去，裡面亂七八糟，停車場都是土，裡面說是賣精品，結果都是牛軋糖、毛巾，就像是地攤貨擺進去賣。還講說是台灣的精品、東南亞的購物走廊。其實去看就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並且，就其外觀而言，似乎也有隱藏一些問題。「他在那邊要先投 30 億，之後要到 100 億。你去看他是佔地蠻大的，其實建築就鋼筋、玻璃…你說那邊砸 30 億，3 億勒…你去看建築就知道，那時候試營運買了大陸二十幾家媒體，來講有多好…」從台開的投資來看，該公司可能假購物中心之名，使用誇大的宣傳口號，引起大陸前往投資。

另外一個例子是，位於金湖的昇恆昌飯店。七月底，飯店已經開始招募員工，釋出了一千個工作機會給金門居民。可是，在選址上蓋在太湖旁邊，對於環境的影響已經違反了相關的生態法令：《水土保持法》跟《飲用水管理條例》。我們認為雖然投資者有意經營、回饋當地，但是在興建的過程中有所缺失，也會造成當地的汙染，對於在地的沖擊是無法從金錢、工作的回饋予以消除的。然而，審核的疏失，是否藏有什麼利益輸送，也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的部分。

綜而觀之，市鎮的發展，為了吸引年輕人返鄉，採取了相關的開發案，配合著「觀光立縣」的口號，金門一步一步發展，機票要越來越早訂購、車潮不只在上下班時間才湧現。可是在發展的同時，是否經過了足夠仔細的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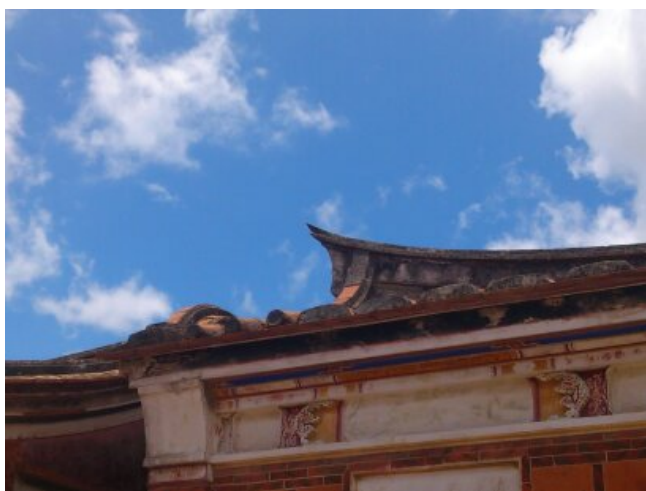
曾逸仁老師：金門沒有好的餐廳、金門沒有電影院，所以昇恆昌在金湖山外蓋這麼大棟，你說有沒有必要？每個人看法不一樣。我認為有必要，只是說你蓋東西，就要經過環境影響評估，跟整個都市計劃的管控、使用強度的管控。這一定要做的，可是金門就是因為這開發速度有點快，土地被炒作、太多資金進來了。相關的計劃、

相關的策略其實都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就一塊一塊地畫出來作開發，當然很多人會反彈。那水電夠不夠？會不會造成環境的汙染？要不要評估？當然要啊。

老師也提及：「可是對主政者來講，他可能沒有想那麼快，我在我在位內這幾年趕快做出成績來，才有辦法贏得選票。他的思維跟這些講求環境、文化為主的思維是不一樣的，大家都要檢討。」

主政者對於未來的想像彷彿只是高樓大廈、住飯店渡假，快速地通過審核，快速的發展。然而，我們不能忽略掉島上的文化——透過時間的孕育而誕生出的屬於金門獨有的特色。我們認為應該要更加地重視這些在地的特色，而不是一味複製其他城市的樣貌，打造國際休閒觀光島。因此，我們將從換一個面向來瞭解金門——走入聚落，找尋另一種發展的契機。

2. 走入鄉村聚落：



接著的幾天，我們走訪金門的聚落。在國家公園管理範圍內的聚落，入口處都有一面介紹此村的牌子，大多寫著這個聚落的特色，還有姓氏。有此可知，金門的聚落主要依著從大陸移民來時的宗族系統聚集成一區一區的單姓村。雖然人們的移動不可能完全沒

有，但因著歷史因素，軍管時期的強制凍結，單姓村的形式在金門還是普遍存在，並且不少地名都跟此有關：吳厝、歐厝、林厝、呂厝等等。

宗族是否存在有其三個指標：第一是聚居的條件，共同祖先傳下來均集中分布在特定區域範圍內，自然構成獨特含偶血緣關係色彩的地方社區；第二族攢或宗祠的建立，族產的設立有不同的目的或為祭祀組間的祀產，或為義田，或為學田，皆使得宗族有具體基礎能維持下去，宗祠也是一種族產，不但提供聚集族人共同祭祀祖先的場所，往往也成為族人舉行會議，討論宗族事務的公共空間；第三族譜的修撰（陳其南 1990，219）。在金門可以很明顯地知道他有達成判定宗族指標的第一

項及第二項，但修撰族譜的部分可能比較困難，在戰亂時期，譜牒佚失的情況普遍。而第一項的群居現象便是單姓村，而第二項也是金門的特色之一，每一個單姓村都可以看到屬於這個村落的家廟、宗祠，並且大一點的村落，家廟可能還不只一個。像是我們在水頭聚落的時候，遇見一位高齡七、八十歲的爺爺，就詳細的跟我們說：黃氏家廟、黃氏小宗翰黃氏三房家廟的位置。

然，隨著城鎮的發展，衝擊了聚落的生活型態，有些聚落開始失去其單姓的特質，而轉變成商業城鎮；而那些地理位置上相對偏遠、不易發展的，則古厝傾頹、人口流失。近年國家公園的維護下，文化保留是否可能出現一線生機？

• 山后

整個山后聚落分乘三堡，上堡與中堡是王氏，而下堡是梁氏。目前「金門民俗文化村」是位在中堡的部分。山后王氏族入王國珍經商致富，成為僑商巨擘後，決定回鄉造福鄉里。於是鉅資建立中堡的族居祖



金門民俗文化村

厝，以閩式南二進民宅十六棟、三進香店與二進宗祠各一棟，合稱「十八棟」(又名「十八間」)。這也是當時最具計畫的聚落建築(吳培暉，1996，212)。



在聚落裡，棋盤式的建築井然有序，而為了觀光，前排以及少部分內部的空間作為小吃店、文創紀念品店、咖啡店、民宿等等用途。隨處走看，詢問一位賣冰的大姊：是不是住當地，他回答：是。又問：旅客跟團來的多不多？陸客多不多？他回答：寒暑假比較多，陸客少，台灣來的比較多。另外再晃晃，從小巷穿入，發現是民宅，住在裡面的阿伯剛好走出來曬被子，我嚇了一跳，想說這下糟了，私闖民宅很不禮貌，打聲招呼，阿伯親切的說：沒關係，這裡都這樣。我問他這樣旅客來來去去會不會打擾，阿伯也是無奈的回答：阿不然怎麼辦？接著，我繞出小巷，目光被第一排的咖啡店吸引，走進去，中產小確幸的氣息漫布，老闆是桃園人，因為義父是小金門人，與金門結緣才在這開咖啡廳間民宿，古厝是跟國家公園申請的。



親自走了一趟，體驗聚落引進觀光消費後型態，感受到了內部幽微的不協調。偌大一個聚落，在1970年代末，為了振興整個村而成為民俗文化村。當時還是軍管時期，政府政策強行著手整建計畫，改變了原

有的住宅用途，部分成為展示館。在觀光與當地住宅混雜的情況下，一些居民因此開起小吃店，將自家成為住商混用的型態；而一些居民則因



在文化村內，是住家的房子外，都會有一片寫著「住宅」的小木板，作為標示。

為政策已定，不想改變原本的生活樣態卻還是難逃旅客的打擾。而閩式傳統建築的型態，巷子窄小而房屋臨壁相通的情況，讓這樣的打擾更難以避

免。並且現已交給國家公園管理，更有古厝是給外地人競標而成民宿的。像是文化村的第一排古厝當中，有一家民宿間咖啡廳，其老闆便是一位桃園人來到金門，租下這個空間開始經營民宿。另外，文獻中提到：

在國家公園空間計畫策略的隱含下，原本聚落的空間意義是作為金門人的「家」被構想為觀光旅遊的遊戲站。國家公園不僅是干預了集體消費的過程，也是對於地方空間發展的具體干預行動(金以蕃，1994，178)。

而後我們在想：究竟，自己的生活與外地人觀光的空間重疊時，當地居民會有什麼想法？自己的生活空間，屬於私領域的部分赤裸地被攤開來後，有哪些困擾？這樣的政策，就算可能帶來維持聚落活力的可能，是否還是摧毀了一些原始的生活樣貌？扭曲後的新樣式，是現實妥協後的結果，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計算？都是我們去了一趟，帶回來更多的疑惑。

• 瓊林

瓊林聚落是以蔡姓為主，並且算聚落規模較大者之一，是典型的金門傳統的邊陲聚落。其中(尤其相對於水頭)幾乎沒有洋樓形式的民宅出現，主要是因為族人到南洋者不多的緣故（吳培暉，1996，193）。然而，這樣傳統的聚落，卻在國軍的進入後，有了明顯的改變。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位在金門面向大陸的凹口處)，傳言此地為最大的「匪諜村」，而有了「示範村」的計畫，以拆除一些傳統古厝建造一條貫穿聚落的道路。而這條大路，不但連接中央公路與環北道路(皆為聯外的主要道路)，將聚落一分為二，也讓完整而複雜的空間遭到破壞。

另外，此聚落另一特色就是「戰鬥村」的建設。一九七六年，國軍以村里辦公室為指揮中心，規畫整個聚落的地下防空坑道，據記載此地道四通八達，約有十二處的出入口（洪春柳，2001，57）。在瓊林，我



們也看到相對其他聚落較多的戰地文化遺跡，像是「消除萬惡共匪」、「獨立作戰、自力更生、堅持到底、死裡求生」等等的標語還停留在牆上，而地下坑道也完整保留而無過度觀光消費色彩。

雖然因「示範村」的緣故，社區空間遭到某程度上的破壞，但與珠山的情況不同，瓊林在其村里辦公室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帶動下，將社區資源整合：在文化資源的部分，瓊林最具特色的便是其地下坑道，且是社區自行收費，並將此收入用於村里建設，因此這樣的觀光資源是全然屬於社區共同所有的；另外人力資源上，我們推測其因宗族體系較為完整，整



瓊林民防館

個社區的結構也單純緊密，有實力發展出志工隊，凝聚了社區的認同感。此種資源整合，延續社區發展的情況，是相對其他聚落優勢的地方（閻亞寧、賴建華，2012，78）。



而我們也實際走訪坑道一趟，其通道入口在村里辦公室內，向下的階梯，沒多久就進入了一片黑暗。此道窄小且頗長(走路約十五分鐘)，而至今只剩一條主要的通道，其他出口應該是無用處而被封起來。盡頭是位在村外北郊，鄰環島北路的地方，而一到地面上，便可看到一座一百八十多公分高的風獅爺威風凜凜地佇立

瓊林地下坑道 出口 在此，象徵著守護整個聚落。並且，此坑道對於瓊林村民來說有著強烈記憶——共同參與建設。在漫步於聚落時，分別遇到了一位在曬土豆的阿伯以及一位養蚶的阿伯，都向我們表示曾經參與過這段工程。

然而，我們也發現未如水頭或山后的頻繁商業活動，瓊林並沒各式商店與美食，可能無法滿足觀光客的需求。但，這也讓我們想到：每個聚落發展的條件不同，未來若是發展起這樣的觀光型態，勢必在聚落內要找出自己的特色，否則在未來的競爭下，發展的不比其他完善的聚落，可能會再度落入邊緣化的情形當中。



「_民團結消滅_」精神標語



「消除萬惡共匪」精神標語



坑道出口的风獅爺

• 珠山

珠山是薛氏為主的聚落，在文獻資料上顯示：珠山薛氏在清代時社會夠已相當完備。而建立家廟的習慣，讓珠山內有兩座家廟(分為大宗及小宗)。除此之外，



和家廟同屬中心位置的「大道公宮」更是宗族之間，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心。在整體空間上，我們也發現各個較大的聚落，其家廟前或者整個聚落的中心點都會有一個池塘，而珠山的情況更是以大宗宗祠前的廣場連結此潭，形成「水、財」由聚落的四處匯聚的風水意象（吳培暉，1996，177）。

但，實地走訪的這一趟，珠山卻是頹屋待修偏多的聚落，許多年久失修的古厝正等待翻新，而已翻新的古厝也有不少成為民宿用途。這樣



一個古厝維護的計畫主要是國家公園實施的計畫，下面會有更詳細的解釋，這裡主要想說當地居民的反應。我們在這裡主要找到金門大學的一位老師，雖然不是金門本地人，但也住在珠山聚落裡近十年

了，其對珠山的觀察，也有可參考的部分。

陳書毅與李秀秀老師的訪談記錄：

問：為何會來到珠山並且決定定居？

李：我們本來就對聚落有興趣，所以才來金門住。當然來一開始還是租房子，極力的找傳統聚落，後來是因為這邊有招標，我們就來。

陳：我們有做民宿。

李：因為有這個機會，我們來標，所以我們有做，做兩年後就沒有了。後來覺得搬來搬去很麻煩，而且要跟一個村落熟悉其實沒有不容易。

陳：我們以前有住過別的村，後湖，你們有去玩過水嗎？

李：海濱公園旁邊。之後就覺得我們還是希望住在這裡。就在這邊租房子。

問：所以在這裡兩年了。

李：不止，第八年了。

到了聚落，也明顯感受到人口流失的情況。除了古厝傾頹，還待在聚落的大多是老人家。在文獻中提及：職業與遷徙的緣故，老屋幾無人住，除了有空回家看一下，大多時間都是空著。也有部分在 1986 年陸續興建透天厝或別墅，家庭結構多為祖孫三代的折衷家庭。下一代多在台灣，而只留一個兒媳來照顧老年人的生活起居，並且大多在城鎮工作，也些甚至就在城中買屋了（吳培暉，1996，128）。甚至我們訪問對象李老師也提到：

李：因為留在金門的金門人，年紀都比較大，觀念比較保守。對他們來講，保存這個樣子不是進步。他們還是覺得很落後，沒有那麼多驕傲可言，我們會覺得好棒。他們會覺得住樓房比較進步、新穎，心情上是比較不一樣的，空間比較大。大部份都是老人家住在這邊，過年過節才有親人回來，所以如果不是過年過節，裡面都是空的。



陳：其實村子外圍都可以看到很多三樓的，那些其實就是可能老房子的產權太複雜了。年輕人就蓋新的，可是年輕人不會住這裡，第一個沒有工作，還有小孩就讀的問題。所以就留了一個、兩個老人家在一棟三樓的房子裡。

李：尤其小孩子長大之後，就沒有再去上學的問題，可是從請保姆到幼稚園、小學都是需要接送，很多為了這樣搬到城區去住。

李：尤其小孩子長大之後，就沒有再去上學的問題，可是從請保姆到幼稚園、小學都是需要接送，很多為了這樣搬到城區去住。

從此可以看到翻修老屋以及再利用的可能是有必要的，無人活動的空屋呈現蔓草叢生的現象，對於聚落文化的硬體面向的確有害。然而我們去的時間，並沒有不是在節慶期間，關於青壯年一輩的回鄉情形，只能透過訪談對話中得到證實。

問：那過年會比較熱鬧，比較多人回來？

李：會，大節。金門對於傳統這方面很講求，臺灣是已經薄了啦，不然以前也是三個大節日，基本上都會聚在一起。清明掃墓也是大陣仗，中秋節，另外暑假這期間很多。之前因為炮戰的關係，很多人都移居到臺灣去，可是在過節的時候，尤其是在放長假的時候，很多人都把小孩送回來。

而關於大道公宮我們也相當好奇。整個廟在外觀上看起來還相當完整，運作上應該還有在進行。並且村廟在意義上不但象徵事物的核心，也是宗教活動的主要場域，進行各項儀式的宗教人物在此互



大道公宮

動、養成，信仰和觀念也在此解釋、傳達給參與的村民。其一是象徵也呈現村民對生活空間的掌握（余光弘等，1994，103）。我們也在一部以金門人的宗教參與為主題的紀錄片——《島》中知道，金門人對信仰祭祀相當注重。原因除了原本宗族體系及華人移民帶有原本信仰的習慣之外，金門當地還有因戰爭恐懼、直接面臨死亡的集體記憶的部分，讓金門對於宗教信仰相當執著。我們也曾到沙美街上，看到整排的商業街區就有著不少的「金紙店」。我當時隨口問問我阿嬤：這麼多「金紙店」聚在一起，不會搶生意嗎？我阿嬤便回我：「金門人很愛拜拜！」這令我印象深刻。而近年開始有社區發展協會做組織社區的動作後，金門的社區發展協會也有與宗教信仰結合的情形：

問：這一區有什麼社區發展協會嗎？

陳：每一村都有。只是活不活絡而已。

問：那這一村有嗎？

李：不能說沒有，但是他的重心在…

陳：交流聯誼，沒有發展。

李：你說的交流聯誼又比較偏重於跟廟的活動有關。我們的理事長很保守，他很努力地幫我們村裡的廟爭取到經費，開始重修。但是他熱衷的就是這裡。新的社區可能會做環境整理，或是文化…他對這方面比較…因為我們也蠻常遇到他，會跟他隨便亂提一些事情，他就比較覺得…。然後廟也有些業務，也不能說業務就有些管理

上的，可能大家輪流去掃地，固定的拜拜活動，他比較專心在上面。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KINMEN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工程名稱 (Project Name)	珠山70地號傳統建築修繕工程 THE RESTORA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ZHU SHAN NO. 70
監造單位 (Supervisor)	承辦建築師事務所 CHENG CHANG ARCHITECTS & PLANNERS
施工廠商 (Contractor)	恆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HENG CHANG CONSTRUCTION CO. LTD.
施工期間 (Duration)	自102年04月12日至102年10月08日 (12/04/2013 - 08/10/2013)
工程負責人 (Site Manager)	許清欽 (TEL.) 0910-326720
連絡專線 (Consultants & Engineers)	金珠營工專線 080009508 http://www.knca.gov.tw
票價管理單位 (Notice)	W102W12013 洽詢電話 0800-056-580
	1. 年(Yr) 月(M) 日(D) ; 2. 年(Yr) 月(M) 日(D) ;

珠山除了傾頹老屋以外，以整修做為民宿經營的普遍情況也是與其他聚落不同的地方。在珠山，已翻修完成而作為名宿用的古厝少說有十家，正在進行翻修工程的更不在少數。

這樣老屋普遍成為民宿的現象，雖然不像山后民俗文化館那樣，直接整個區域是有規劃性的成為觀光區，但這樣默默潛入當地居民生活範圍的形式，究竟對於居民有沒有什麼影響？

問：關於民宿的問題。在珠山這裡超過了 10 間民宿，不曉得民眾的看法是怎麼樣。

李：其實要看密度，可以去水頭看，那邊就是受到很大的干擾。我們算是第二級戰區。沒有像水頭那麼恐怕，我在想是不是因為沒有商店？

陳：不是，是因為地點。

李：水頭區域蠻大的，有 20 幾間將近 30 間，然後有兩個展覽館，幾間賣吃的，有一個風獅爺什麼的。如果你們對這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還蠻恐怖，遊覽車隨便就將近 10 台，那你看一台 50 個人進去，導遊又要導遊，所以就會講話很大聲，大家就覺得很吵。現在其實比較大的問題是遊客的噪音。



當整體聚落成為觀光的空間意義，以保存聚落中古厝建築為目標所發展出的經濟形式，究竟是帶給聚落生存的一條新路，又或者背後有其危險？首先從訪談中我們發現：民宿的經營權通常是外地人競標而得的。在這個計畫中，國家公園提供古厝整修的服務，但相對的原住戶必須給國家公園三十年的使用權，而國家公園通常會競標給申請民宿經營的業者，其中一些也會作為展館或者紀念品店等等使用。然，因還留在聚落當地的多為老人，經營民宿、提供服務這樣的工作並不適合，反倒是一些外地人，嚮往這樣的生活步調，而提出申請，經營起民宿。這樣一來，雖然老屋翻修後，有人群活動，比較不易再毀壞。但這樣新的一批群體進入原本的聚落空間，與當

地的居民並沒有發生實質的互動；而遊客來來去去，要產生像軍管時期、軍民互動那樣的情感連帶，是不可能的。並且，聚落中少有商業活動，連雜貨店都不常出現，對於經濟的實際溢入，可能不如預期。再者，這樣的政策是否忽略了文化軟體部分的維護？雖然宗族體系在金門的根深柢固，以及宗教信仰的普遍深化，大型慶典及宗祠祭祀都還存在，但難免更強大的資本衝擊，及現實情況的人口老化與流失，可能帶來文化失傳的危機。若是消費在地的文化資產而實質利益卻沒有回流到當地居民的手中，這樣的政策最終是否有其問題？而在與老師的訪談當中，我們也討論了這個部分。

李：而且我心裡在想，來做民宿的大部份是外來的。

問：對阿，我就在想政府為什麼沒有…

李：其實有，他在招標的時候，是有優先讓在地居民、原屋主，不能說優先權，是會有加分。

陳：可是留下來都是老弱，沒有經營能力。

李：第一波，到第二波還有原屋主去標，可是後來發覺他們經營不下去。就算會做網路好了，裡面的陳列還有對客人的服務都沒有競爭力，完全沒有競爭力。

陳：你也可以查一下，這個議題，真正民眾自己經營的跟外來的，譬如說夏興有夏興客棧就是居民自己做的。

李：他們也是第一間古厝民宿。

陳：就是兩個老夫婦經營，可是有客人從他們那邊逃出來。感覺住不習慣。

而這些疑惑，在與金門大學的曾逸仁老師討論的時候，有了另一個角度思考。

曾：民宿的話，五年前的民宿根本沒有人去住，可是現在一床難求，像你這樣的背包客都想去，環境很好，很有特色，所以也在演進中。國家公園弄民宿的初衷是希望房子修好了，不要空著，一定要有人用，所以讓業者租用，這策略是成功的，甚至不遜色於國外。但是你觀察到的也是一個事實，民宿點狀式的分佈，跟民眾可能沒有互動，為什麼？聚落裡面沒有其它的產業，其他經濟行為可以跟他互動。連早餐都沒有，所以民宿業者都要到城裡面去買，所以這些觀光客只能在聚落裡面逛、看，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不好，當然產業沒有連結，第二個是聚落裡面的經濟開發跟他沒有連結。比方說，你需不需要文化觀光導遊，需要啊。他要不要吃的，要啊。

你到水頭聚落去，就會有金水食堂，賣蚵仔煎，他就有生意啊，可是生意對其他居民來講就無關啊。大部份的聚落都是這樣的模式，除非觀光客多到不得了，才開很多店，可是開很多店，生活就會受到影響。這種狀況在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問題，太多觀光化後跟威尼斯一樣，以目前金門的狀況，我認為並沒有不好，因為沒有強度強到干擾到。除了水頭有很多觀光客之外，只是他們有時候會拒絕他們進去，可能是些不懂禮貌的人，目前是這樣。可是如果民宿多到非常多，改變整個聚落的生態，這會產生問題囉。所以別這個悲觀，好像跟他們無關。跟那個房子有關，不管是外來人，還是當地人去承租，他有營利，有賺錢，村子有年輕人進出，就不會老化啊。這有什麼不好？對很多居民來講，沒有經營民宿會說那關我什麼事，可是有經營的會說，我有賺到錢。沒賺到的可能會嫉妒有賺錢的。觀光是會帶來沖擊的，所以需要很強的組織、規定才有辦法，但是政府無法所有的干預。



因此，我們認為衝擊力不強的民宿的確是有助於聚落的活化，可是刺激經濟的同時，是否能以機制讓利益回饋到當地聚落？或者社區能否發展出有力的組織進行培力在地人，使他們能夠參與更多、更深入？使得聚落活化不僅只是透過外在的注入，內部也得以有所產出，並且也將社區再次凝聚，讓這些公共的聚落文化觀光財，可以使聚落一起朝向更好的發展，而不只是停留在賺取私利的階段。



珠山 薛氏家廟

• 水頭

一進入水頭，便可以發現其洋樓之多，甚者，其最重要的觀光景點亦為「得月樓」和金水國小。民國初年開始有不少當地居民從事海外經商，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這樣的



得月樓

風潮在鄰近港口的水頭更為盛行，而鄉人一旦在海外致富後，便會回家鄉興建豪宅，而這兼容閩南語僑鄉文化的建築群，便是時代留下的痕跡。在金門俗諺當中，更有依據「以水頭富、無水頭厝」，更可以看得出此聚落的繁榮，而因地理位置的優越，至今仍是每個觀光客比到的景點。另外，水頭更是一個「多姓」血緣聚落。在此雖然最大宗的黃氏，但亦有



金水國民小學

李氏和瓊林蔡氏支派。這樣的多元姓氏必然出現聚落中某程度上的排他性，而此情形明顯出現在廟會活動上(李金生，2000，34)。但這樣的村落，在運作上還是發展出了自己一套句相容性的模式，除了早期具有村廟性質的「金水寺」是全村的聚會場所，甚至公共事務的決議以及彼此之間紛爭的調解，都在此進行，「金水國小」更可以凸顯出這樣的相容性。

因為僑匯的累積，讓水頭富庶得組已在很早期就有學校的存在。一九三二年落成的「金水國小」，是當時水頭聚落中移至南洋的鄉僑們聚資創辦的，並且由聚落中有名望的人組織董事會管理校務。有著共同華僑歷史文化的水頭，在金水國小創辦了「塔峰月刊」作為資訊流通的管道後，更將整個聚落凝聚起來，而董事會也成為了地方公共事務的中心。(吳培暉，1996，164)

遊客們穿梭在得月樓為中心聚集的洋樓群中，可以明顯感受到濃厚觀光消費氣息。以黃氏兄洋樓作為風獅爺文物坊的紀念品店中，遊客們採購著，而鄰近得月樓的金水食堂，更是以傳統閩南式建築改裝而成的餐廳。正逢午餐時刻了，我們也應景的就地品嚐結合金門與南洋風味的

餐點，而四周無論家庭旅遊，或者觀光旅行團的人聲嘈雜與快速步調，都讓這一代的繁榮與熱鬧風采不減。

而這邊，也是國家公園推動聚落保存方案最盛行的地方。關於這項計畫，我們訪談國家公園管理處的人員——徐小姐。他說目前一方面推補助，也就是如果居民要自己修理的話，國家公園就提供補助，只要是有符合傳統建築的元素。另一方面，若建築是很有價值的，管理處提供修繕但原屋主提供國家公園三十年的使用。管理處可能做展示館、民宿、賣店，未來期待更多元的方案。展示館像是得月樓，本來都是聚落財產，提供一些遊憩服務。而民宿、賣店就是管理處標出去，管理處也會審核企劃案。早期有權重，有很多項評分，如果你是在地人，權重加高，可是如果企劃案比較不好，還是很抱歉。而此計畫是從 94 年開始推，這幾年當中契約一直都有在調整、進步。但目前沒有規定一定區域內的民宿上限，因為國家公園管理處認為這些聚落是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關於水頭，徐小姐也提到他目前是最多民宿的情況。

徐：我們水頭應該是最多民宿的聚落，這跟民眾願意提供的意願也很有關係，早期其實居民是觀望的，要把房子給政府 30 年，一般是拿不出來的。所以是管理處去找，找了以後是自己去談，談了很久才有第一棟出來。後來修好之後，旁邊的人覺得管理處修得不錯，給政府修其實蠻好的，所以到了後期，到現在民眾都會主動來問我們。

而關於民宿品質品質的部分，若國家公園標出去，每年都會去評鑑、輔導。評鑑包括：服務、綠色、綠化等等很多面向，譬如運用在地的石材。而社區回饋，也在評分項目裡。輔導則是整年度都有舉行，並且區分不同等級的輔導課程。面向廣泛，像是文化、生態各方面的解說、服務方面、簡易維護等等。並且課程是各地都會舉辦，有時候會帶導覽，培訓解說的人力。國家公園希望在這些課程的輔助下，當地居民可以自己做案子，賣房間以外，還可以賣服務。

最後，徐小姐也提及，這個辦民宿的想法，最早是由許文龍處長提出，他覺得老房子還是要有人在裡面才能長久保存。而這些聚落古厝因為戰爭的關係，再加上後來也有人口外移的問題，殘破不堪。是近年國家公園已經補助、修繕多房子，才有這麼美的景色出來，甚至吸引電影製作來金門取景。

其實在最一開始國家公園要進行聚落保存時就面臨不少困難。徐小姐說：「當政府要介入私人產權，跟他們推保存，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私人產權要怎麼說服做保存呢？像台北有很多古蹟，它是不願意被指定為古蹟的。李處長那時候就是初步很困難地去跟屋主談，然後簽了給我們用，後來到許處長的時候，就是推民宿出來。後續的處長就有賣店、把文創的精神放進去，讓它有些更進步的做法。」

在這樣更深入的訪談後，我們得知雖然目前沒有限定民宿在聚落的上限，但其實管理處也有一些作為，希望這樣的計畫能讓在地居民共襄盛舉。這些課程，不但讓各地居民可以了解國家公園的目標，並且入門時也不會不知從何下手。未來，有更多民眾參與其中，甚至可以帶動地方認同，藉由學習解說，更了解自己所在這片土地的歷史與價值。期待未來，各個地方有能力自行規劃社區聚落空間，發展出自己的特色，而不只是國家公園單方向的引導，進而讓社區更有共識。



水頭 蔡氏家廟



水頭 李氏家廟



水頭 黃氏宗祠

三、開發與聚落的結合：世界遺產

在我們走訪了許多聚落之後，進一步瞭解到金門縣文化局以及國家公園近期欲推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然而，在與陳老師、李老師的談話中，我們發現當初國家公園設立的過程中，似乎有產生一些問題形成遠因，使得世遺的推動過程需要更多民眾與官方的討論。

問：想來瞭解這個聚落，住這邊的想法。

陳：居民不會主動討論這個事情，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接受者。他們比較是觀望的態度。

問：那是文化局在推動的？

李：應該可以跟他們說國家公園被居民炮轟的事情。

陳：可是你們是想瞭解世界遺產的居民參與程度。

問：就這樣的想法提出之後，居民是怎麼看待的？畢竟他們本來就住在這裡，當國家公園把他們都劃在保留區的時候…

陳：世界遺產對他們來說是新玩意兒，對於居民來說。是大學建議文化局、國家公園聯手推動這件事。

雖然在跟老師的談話中，我們仍未瞭解到當初爭論癥結為何。但是，我們在與曾逸仁老師的訪談有獲得了一些訊息：國家公園設立的目的是以保存、保育為主，有別於國家風景區，後者限制沒那麼強，當初是在一個很倉促的情況下被劃為國家公園，民眾未能充分討論，而是由上到下直接去處理的。

因此，民眾出現反彈浪潮，多年來一直有很多衝突。官方則是以每五年一次通盤檢討作因應。

曾：像小金門的國家公園區就限縮了，或者是一些保存區就會限縮，相關的地方就會調整。這就是因為民眾這幾年受到很大的影響，提出一些抗爭之後，那國家公園要不要退？因為它是中央的法令，國家公園其實有點兩難，它要堅持中央對保存、保育的目的，又要讓民眾能夠相信它。所以它必須要採取比較多措施，常常會發生很多衝突是因為，有人認為國家公園區就等於是次等公民，被你管這麼嚴，而感到不服氣。可是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跟環境來講，這是對的，只是你要怎麼做到他能接受，所以要經過很多說明、溝通。可是近年來國家公園的功能式微，大家都指責它，它也怕地方亂，很多地方變得比較少溝通，所以產生溝通上的落差。他們很努力做

事情，可是在很多民眾一開始強烈的印象之下，很多變得對立。

從中，我們發現當初國家公園的規劃因為缺乏溝通而產生長年的衝突，有了國家公園失當的處理經驗後，近期所要推動世界文化遺產對會對於居民有何衝擊？而在推廣的手法上，又有什麼改變？我們從曾老師的談話中，獲得了一些訊息：世遺並不會國家公園所推動的、保存的、限制的還要強。但是，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概念與策略是以一個整體性來看，不單單只是硬體保存。同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之「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在 2011 年的《巴黎宣言》中以「遺產，發展的驅動者」為探討主題，其規劃方向是以遺產修復且是符合現在生活對舒適之要求。並鼓勵新建築可傳承傳統建築格局、結構、居住形態等特色。關於這一點，陳書毅的家可以作為主張的具體展現。此外，ICOMOS 也提到觀光與發展的部分，要求要讓文化遺產旅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公平地分配到保護管理機構及在地的社區組織。同時，資訊公開，提升在地居民共同管理之意願（曾逸仁等，2013，36）。

此外，我們與老師的訪談中，也得到了另一個想法。

曾：回頭看看我們國家公園法跟文化資產保存法對於這些歷史建築、聚落的保存的強度跟法令是不夠的，不是我們的強度不夠，而是觀念跟機制是不夠的。

曾：國家公園區裡面保存的計劃跟規定，其實很多是不完整的，強度夠可是從世界的表準來看，很多機制、方法、觀念還是跟不上世界的潮流，這也就是臺灣為什麼要推世界遺產的目的。因為世界文化遺產裡面所強調的保存，永續發展的概念是一個世界級的，而且是大家共同認可的一個標準。那我們透過這個標準回頭檢認臺灣地區的保存方法、機制，這就是另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雖然在推動的過程中，仍有許多阻力，老師對於申請世遺有另一番見解。

曾：有人說我們推動世界遺產是不可能，沒有什麼不可能，在我們的觀點裡，你不推這件事，就跟世界跟不上。你不見得能夠申請、登錄成功，可是你要不要跟世界的標準一致？要啊，我們為什麼要加入 W T O？因為那是世界的標準啊。我們為什麼 W H O 要進去？因為這對世界很多觀念的傳輸，一個平台，我們不能落後人家。同樣在文化保存上面，我們一樣要做這件事情。只是說，我們能不能達到登錄，拿

到一個證書給你，不知道，這多少年不曉得，可是要不要做？還是要。這就是很基本的一個概念。

老師認為申請世遺是一個大方向，朝著這個目標前進，雖然不見得能達到那個樣子，可以慢慢改善台灣現今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的不足。然而，對於當地居民而言，因為現實的考量，還是會想問：何時才能申請成功？

以國家公園規劃作為前車之鑑，推動世遺顯得愈加重要。不僅是官方需要長期的琢磨，與民眾的討論更是不能少。金門縣文化局在去年有跟金門大學合作，在金門碧山、前水頭以及瓊林，三個聚落舉辦說明會。

曾：所有的、絕大部份的世界遺產，登錄會成功，裡面很大的因素是民眾要認同、參與，這很重要。可是當民眾是抗爭的、不願意認同這件事情的時候，上面推動的再多，是沒什麼用的。所以世遺委員會也會看重這些，到底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上面在做，民眾到底有沒有感覺？我們很多推廣教育，傳輸的觀念，就一直去做。很多民眾的觀念都是錯的，包含你們來之前都還不了解這些事情。會認為說世界遺產會不會讓民眾的權益更受損，沒有，只會更多的保護。

參與說明會的居民多數認同申請登錄為世界遺產後金門的未來將有正面發展（曾逸仁，2013，104）。同時，老師也有提及為什麼要推世界文化遺產的經濟考量。

曾：世界遺產會帶出很多，除了國際的援助之外，國際的標準來檢核你之外，另外它會帶來很多文化觀光的效益，所以中國大陸、世界各國拚命地申請，因為它帶來很多觀光效益。

但是觀光並不能只討論其正面效益。民眾的收入獲得改善，可是他們的生活也必定因為觀光客的湧入而產生變化。ICOMOS在《巴黎宣言》中也有提到觀光有必要管控，並非沒有限度，而是有所策略性。我們認為金門因為島嶼的地理限制，使得「閩南文化」、「僑鄉文化」、「戰地文化」等文化遺產，包含了傳統聚落、宗族組織、傳統信仰有良好的保存且仍有運作（曾逸仁，2013，46），訪談的過程中，陳書毅與李秀秀老師也認為金門的文形文化財算是保存的相當不錯。

然而，政府對於聚落的維護仍需要持續進行，逐步完整的修繕。同時，民眾對於世界遺產的認知也要透過廣泛的說明、討論與官方取得共識。如此，金門才有機會擺脫短視的流行做法，並且活絡在地文化。

參考資料：

曾逸仁等，2013，《世界遺產亮點在金門》，金門縣文化局。

閻亞寧、賴建華，2012，《金門與世界文化遺產保存暨觀光發展探微》，金門縣政府文化局。

李沃土，2005，〈「小三通」後金門永續發展的策略規劃〉，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洪春柳，2001，《金門島居聲音》，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李金生，2000，《金門水頭》，金門縣政府。

吳培暉，1996，《金門聚落風情》，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余光弘等，1994，《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

金以蕾，1994，〈金門開放觀光的社會變遷研究〉，國立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其南，1990，《家族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社。